

长大后我也成了您

■高霞

清明的雨,寄托着无尽的追思。雨中,我来到郭老师坟前,伫立良久。想起他两鬓斑白的头发,布满皱纹的脸颊,仿佛他正颤颤巍巍地向我走来……

小时候,住在偏僻乡村,每天要早起步行到学校。晴天时,可以嬉嬉闹闹上学;若是碰上雨雪天气就遭了殃,鞋子、裤脚上沾满泥浆,打湿的鞋子也要穿上一整天。

那时,邻村学校只有几十个学生,一至四年级全是复式教学。刚入学那会儿,学校有两位老师,年轻的刘老师教语文,瘦弱的郭老师教数学,由于他很严厉,背地里我们都叫他“郭老头儿”。

郭老师上课时,碰到学生不听讲,眼神立刻凶狠地扫过去,整个教室纸片掉落的声音都能听到。学生犯错时,更是毫不留情。他从来不用细竹条做成的教鞭,而是直接用手握成拳头,把大拇指夹在食指和中指间,挨打时,额头立即留下指甲印。

记忆里第一次被他打,是在二年级。语文刘老师调到镇上小学,三四年级也撤了,郭老师既带语文,又带数学。一次语文课他正在讲古诗《画鸡》,我提前预习过早就背熟了,得意洋洋地玩起笔来,他突然叫我到黑板上默写,“裁”、“冠”、“满”这些笔画多的字我都不会,愣愣地杵在黑板旁,四肢开始僵硬,手心冒出细密的汗珠,还没回过神就挨了他的拳头。

“上课不听讲怎么会呢?别忘了谦虚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。”他严厉地呵斥我,我也不敢抬头看他,眼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圈。

被他批评以后,我反而学习更用功了。期末考试时,语文 100 分,综合成绩在镇上所有小学中名列前茅,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,干瘪的双手在兜里摸了摸,掏出 10 元钱递给我作为奖励,摸了摸我的头,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你是个好苗子,好好努力将来肯定会有出息的……”

他的话,求学路上,对我有很大的鼓舞。高中那年,听到他过世的消息,我吃饭的筷子“咣当”一声掉在地上,心里猛地颤抖了一下,脑海里开始不断浮现他的模样,不再是严肃的面孔,而是慈祥的笑容,还有他从兜里掏出钱的情景。那一刻,我控制不住悲伤的心情,泪水夺眶而出,哭出了声。

随着时间推移,他的样子开始逐渐模糊。偶尔还会路过村里的学校,透过那遮掩的窗户,想起那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儿,曾独自坐在偌大的办公室,埋头备课改作业,脊椎压弯了腰。

长大后,我也成了老师。刚参加工作那年,学生犯错不听话时,我总是压抑不住愤怒的情绪,暴跳如雷。我在学生的眼神里,分明看到了害怕、不安。不禁想起小时候的情景,想起那个老头儿少有的笑容,语声转而温柔起来。

清明上坟,归途中路过村里的学校,想到郭老师在这里坚守多年,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孩子,我方才理解他当年的严厉,全是对学生恨铁不成钢的爱意。我鼓足勇气跑到他的坟前,回忆往事,热泪盈眶。想起幼时求学,条件艰苦,却有郭老师的关爱。他当年的那些话语,我时刻铭记,为人师者,我也必将像他一样,用爱来温暖我的学生。

(作者地址:十堰市北京路柳林小学 97 号)

梦中,弟弟分明还活着

■曾传军

我出差到某个小城,听说他就流落在那里,正经营一个破败不堪的理发店度日。我不遗余力地寻找他,寻找他所经营的理发店。在那个大城市郊一条荒废的马路边,我找到了那家理发店。理发店的门半掩着,门口荒草丛生。走进理发店,我看到他面向墙壁躺在一张破床上,睡得昏昏沉沉,枕边堆满了水费、电费、房屋租金的催交通知单。虽然没看到他的脸庞,但我立刻就认出他,也立刻就清楚他生活无依、债务缠身。站在床边,我呼叫着他的小名:“是不是又没钱了?”他站起身,没有看我,就走出门去:“哎,没钱了!”看着他远去的背影,我泪流满面……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、与我一母同胞的弟弟!我为啥没有照顾好他?为啥竟让他流落至此呢?

这是一个梦境!不知是不是因为多次重复这样的梦,使我总觉得他没有死。但是,不管怎么说,他是死了!在二十年前,他就已经走到与我完全隔绝的另一个世界。

他是死了,因为我的身边到处是他死了的证据。在祖坟的山坳里有他的坟头,坟头下有我和其他亲人一年年给他烧过的纸钱余灰。他就躺在那冰冷的地下;他生前住过的房屋仍然静静地兀立在村子里;他那已经改嫁的妻子,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,为弄清他的疾病我买的相关医学书籍……每一个证据都使我不能不相信:他的确已经死了!

可是在我的意识深处,他没有死。我总是朦朦胧胧地认为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,我总是相信在某天某个地方他会突然出现在人群中,用他那熟悉的声音叫我一声大哥。每每漫步在大街上,我总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刻意搜索他的影子。特别对于那些或傻或残的流浪人,我总是特意给他们一点点施舍,然后驻足怅望,看他们是不是就是他?因为在他患病时,我曾天天担忧他是否会因最终失去亲人的关怀而流落街头。

我确信他没有死。每每夜深人静,我会独自躺着,与他聊聊家常,询问他的生活状况,比如他的病情恢复情况,有没有钱买化肥、买盐买油,粮食收成如何?虽然我没有看到他的真实存在,没有听到他的真实声音,但我却似乎总是看到他身穿破旧衣服、神情黯淡、目光呆滞地摇着头……

他毕竟已经死了。我不可能再得到他的任何消息,我也不可能再给他本人任何帮助以宽慰我依然活着的心。我所能做的,就是一直自欺欺人地认为他活在世上,就是不断地与想象中的他聊天,就是偶尔走进几乎真实的梦境中去感知他。我所能做的,就是一年又一年地给他燃烧纸钱,给他拢拢坟头,照顾一下他的孩子。我是那样确信,他一旦有了困难,一定会首先在梦中给我消息……

(作者地址:市妇幼保健院)

那包茵陈

■张军

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。”漫山遍野梨花洁白,明媚的春光引得众多游客青睐。

然而,这些美景在我眼中,却勾起忧伤的回忆。不是叹息梨花“昙花一现”,而是因为敬爱的岳母走在这个季节。睹物思人,我对梨花就有了复杂的心情。

岳母个头小,腿部受伤之后,身体也弱。然而,勤劳的她仍然坚持劳动,喂猪、养鸡,她几乎不让别人插手。尽管我们都反对她劳动,她却不听。

岳母不仅承包了所有家务,而且还经常上山采集各种药草。最令我感动的是正月积雪尚未完全融化,她就上山采摘茵陈。大嫂不解地问道:“地湿路滑,容易摔跤,你为什么要急着上山呀?”“正月茵陈二月蒿,三月四月当柴烧。茵陈可清肝明目,还可清热利湿,我要给你妹妹夫多储备一些,让他们养好身体。如果错过季节,就得再等一年。”岳母说出了她急于上山的原因。

从此,采摘茵陈就成了岳母固定不变的节目。2017 年给岳母拜年,岳母赶紧拿出茵陈递给我,“先装进包中,免得回家时忘记。这是我昨天采摘的,回家后记得阴干。过几天发芽后,再给你们采一些。”

一个月后突然接到岳母病重的消息,没有来得及细想,连夜赶到。“桌子上是我采的茵陈,记得带上,这也许是我最后一年给你们采摘茵陈了……”

“妈,没事,过几天您的病就好了,我接您到我家园子去看梨花。我们还想吃您采摘的茵陈,没有吃够呢!”本想打断岳母的话题,没想到自己也哽咽得说不出话来。

当梨花盛开时,岳母失约了,她怀着对儿女们的牵挂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在守灵的当晚,我才知道那包茵陈的来历:岳母上山采摘茵陈,返程时积雪融化,她被困在山上近两个小时,才被路过的邻居搀扶下山。

这就是岳母,为了儿女再高的山也敢登,再深的水也敢蹚。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做到,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,只能用一句歌声表达我的心情:“这辈子做你的儿女/我没有做够/央求你呀/下辈子还做我的母亲……”

(作者地址:丹江口市和平路雨杨副食)